

doi: 10.19920/j.cnki.jmsc.2026.06.009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测度、国际比较与缓冲机制^①

尹志超¹, 刘嘉怡¹, 吴子硕^{2,3*}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北京 100070; 2.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南昌 330013;
3. 江西财经大学智慧金融创新实验室, 南昌 330013)

摘要: 本研究基于2011年—202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三个维度刻画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现状、变化趋势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贫困脆弱家庭比例下降,但处于财务脆弱和面临破产风险家庭比例却有所上升,且农村、北方和老年家庭的经济风险更大。此外,本研究基于其他国家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相较于其他国家并不突出,但其逐渐上升的态势亟需关注。进一步研究发现,外生事件冲击显著提高了家庭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而社会网络、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本能有效帮助家庭抵御冲击带来的经济风险。本研究可为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促进家庭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家庭经济风险; 财务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 破产风险; 风险缓释

中图分类号: F0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6)06-0120-15

0 引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不确定性逐渐增加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风险。在国际层面,贸易争端、跨境资本流动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给我国股市、楼市等带来输入性风险。在国内层面,新冠疫情冲击余波尚存,投资与消费增速放缓,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稍显不足。国内外风险加剧了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困扰实体经济发展,进而产生就业压力,影响收入稳定性,而房价下行风险则可能引发家庭债务违约。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彰显了风险防控在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仅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更关乎人民切身利益。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持把防控风险作

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尽早识别、预警、发现、处置风险,加强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患于未然。可见,在当前复杂环境下筑牢经济与金融安全底线尤为重要。

防范家庭经济风险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家庭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主体,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其面临健康风险^[1]、失业风险^[2]、投资风险^[3]、债务风险^[4]、自然灾害^[5]等不确定性事件冲击。上述风险冲击不仅影响家庭自身福利水平,还可能传导至宏观部门^[6],危害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凸显了系统识别与前瞻治理家庭经济风险的紧迫性。唯有增强忧患意识,做好风险防控,方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共同富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9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① 收稿日期: 2024-12-13; 修订日期: 2025-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21&ZD087)。

通讯作者: 吴子硕(1997—),男,河北邢台人,博士,讲师。Email: wuzishuo_cueb@163.com

② 资料来源: http://dz.jj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7-10/22/content_37162.htm。

为5.2%^③。2024年自然灾害共造成941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4011亿元^④。由202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可知,有健康风险^⑤家庭占17.8%,投资损失^⑥家庭占3.44%,工商经营损失^⑦家庭占1.58%,非预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12.49%。可见,我国家庭面临着多重风险的交织叠加,识别与治理家庭经济风险刻不容缓。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1年—2023年CHFS数据描述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现状、变化趋势和异质性特征。此外,本研究基于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意大利家庭收入和财富调查(SHIW)、欧洲家庭金融与消费调查(HFCS)报告数据,从国际视角比较分析家庭经济风险概况。最后,本研究实证分析外生事件冲击对家庭经济风险的影响,考察家庭的风险缓冲渠道,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本研究潜在的贡献为:第一,分析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现状、变化趋势和异质性特征,深化对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理解认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家庭自身增强风险意识。第二,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家庭经济风险情况,为全面了解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现状提供重要参考,对防范家庭经济风险和稳定家庭经济状况具有借鉴意义。第三,实证考察外生冲击对家庭经济风险的影响,并从社会网络、社会保障、金融服务、人力资本等方面探究家庭经济风险的缓冲机制,为政府施策有效防范化解家庭经济风险提供经验依据。

1 文献回顾

已有研究从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失业风险、支出风险、外部冲击等角度考察了各类风险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单一家庭经济风险分为能通过市场规避的金融风险,和不能规避的背景风险(如

劳动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住房风险及私营企业经营风险)^[1]。其中,收入风险是极难对冲的背景风险^[7],其显著抑制家庭消费^[8],减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7]。健康风险同样无法通过组合配置方式来分散。已有文献从主观感受^[9,10]和客观状况^[11]度量健康风险,发现其会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11]、消费^[12]和财务状况^[9]。居民的商业和房产投资也属于背景风险^[11],房产的价值波动和潜在流动性风险均会影响其投资决策^[13]。学者们还探究了支出不确定性,主要包含非预期支出和债务支出风险。其中,非预期支出通常包括医疗、汽车维修、法律诉讼以及房屋维修等方面的支出^[14]。关于债务风险,已有研究采用债务收入比、偿债收入比和房贷负债比等指标进行度量^[15],并使用偿还贷款是否困难的主观感受^[15]以及债务收入比大于1^[4]的客观事实度量家庭是否存在过度负债。此外,家庭还可能暴露在不可预测的外部风险中,如遭遇自然灾害、重大疾病、传染性疾病等。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会对家庭收支产生负面影响^[5],疾病产生的经济成本会造成家庭福利损失^[16],新冠疫情也会对就业、经营、消费等方面产生严重冲击^[17,18]。此外,城市房价波动与失业率上升等负向外部冲击会放大债务杠杆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增大效应^[19]。

上述从单一风险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通过测度家庭在某一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遭受的损失来探究各类风险对家庭的影响。然而,单一风险测度难以捕捉家庭整体风险暴露,且多为事后识别,缺乏对风险的前瞻性预测。鉴于此,学者们整合家庭多方面信息,建立综合性指标,以全面衡量家庭经济风险。首先,关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家庭财务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学者们使用财务利差^⑧^[20]、财务保证金^⑨^[21]、家庭债务收入比^[15]、家庭非预期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⑤ 本研究定义家庭户主自评健康状况为“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康”的家庭为存在健康风险的家庭。

⑥ 本研究定义家庭因参与股市、基金、债券、非人民币资产而亏损为投资损失。

⑦ 本研究定义家庭在创业过程中亏损为工商经营损失。

⑧ 将财务收支差值为负且流动性资产无法支持特定时期债务的家庭定义为财务脆弱家庭。

⑨ 将一定时期内可支配收入减去应还债务和预期支出的差值为负,且金融资产不能覆盖其差值的家庭定义为财务脆弱家庭。

支出承担能力^[14]以及债务偿付是否困难^[22]等方式度量家庭财务脆弱性。Brunetti等^[23]和岳崴等^[9]则将家庭收入足以覆盖预期支出且流动性资产不足以覆盖非预期支出定义为财务脆弱状态。财务脆弱性通过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流动性资产、预期和非预期支出等指标,不仅揭示了家庭在收支平衡、偿债能力及应急资金充足性等方面的整体财务状况,还能够识别单一风险指标难以捕捉的复合型风险与潜在财务困境,从而全面刻画家庭经济风险。在各种测度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探究了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14]、受教育程度^[24]、住房^[23]、金融知识^[14]、家庭债务^[21]、家庭收入^[25]、劳动力流动^[26]、社会网络^[27]、社会保障^[28]、普惠金融^[29]等。其次,贫困脆弱性亦能用于分析家庭经济风险。世界银行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个人或家庭在未来某一时点因风险冲击导致福利降低的可能性。贫困脆弱性的度量有风险暴露脆弱性(VUR)^[30]、期望效用脆弱性(VEU)^[31]、和期望贫困脆弱性(VEP)^[32]三种方法,已有研究探究了家庭规模、抚养压力^[33]以及洪水^[34]等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同时,也有研究从社会医疗保险^[35]、金融素养^[36]、金融普惠^[37]等角度探究了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方法。贫困脆弱性指标具备更强的事前预测能力,能综合反映潜在风险,突破了单一风险指标偏重事后风险以及在预测性和干预及时性上的局限。最后,不同于财务脆弱性和贫困脆弱性,破产风险直接地反映了家庭失衡的资产负债水平。许多国家设立了个人破产制度以帮助不幸的债务人东山再起。消费者破产申请决策主要有两种解释:逆向事件理论将其归因于离婚、疾病、失业等负向冲击^[38];而战略性时间选择理论则强调,理性预期消费者充分利用其可得信息选择最优申请时机^[39]。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40,41],以及自付医疗费用^[42]、抵押贷款、车贷^[43]等是导致个人申请破产的重要因素。

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与破产风险从不同视角评估家庭经济风险,其关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财务脆弱性主要反映家庭因流动性不足而面临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强调家庭应急能力;贫困脆

弱性侧重于家庭未来消费或福利水平降至贫困线以下的概率,具有动态性和前瞻性,关注长期生计可持续性;破产风险则体现家庭处于资不抵债状态,表征家庭陷入极端经济危机,其影响不仅限于家庭内部,还可能通过债务违约等途径将风险传导至银行等金融部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三者相互关联,财务脆弱性可能是构成贫困或破产的前期征兆,贫困脆弱性更多反映长期福利和生活水平,而破产是风险积累的极端后果,往往标志着家庭经济的不可持续,并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

已有研究主要从单一风险角度考察各类风险对家庭经济行为与决策的影响,也有研究综合家庭多维信息探究家庭财务脆弱和贫困脆弱。总体而言,已有文献研究视角多样,使用指标丰富,学者们对家庭经济风险的研究呈现出从单一维度向综合度量发展的趋势。关注单一风险的已有研究侧重于识别和分析特定类型风险的影响,提供了理解风险影响家庭经济的局部视角。而关注综合指标的已有文献更系统、前瞻地评估了家庭整体风险暴露。综合性指标具有更丰富的经济内涵,能为政策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参考。然而,这类指标也面临着对数据要求高、构建方法复杂、主观设定阈值等局限性。那么,如何选取合适的指标度量我国家庭经济风险,以及我国家庭近年面临经济风险的状况如何,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本研究首先从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三个维度度量和分析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现状、变化趋势与特征。其次,本研究对比分析中外家庭经济风险的异同,有效补充现有文献,为深入认识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现状,并了解其在国际上所处水平提供经验证据和研究思路借鉴。最后,本研究检验中国家庭通过在社会网络内互助、参与正规借贷市场和商业保险市场、享受社会保障、提高家庭内生动力等方式应对家庭经济风险,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

2.1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研究使用2011年—2023年CHFS数据进

行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测度与分析. CHFS 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起, 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随机抽样调查, 所采集数据在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等多个方面与国家统计局相一致^[44]. CHFS 旨在收集中国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等信息. 历年调查在省、县(区)、村(社区)层面的样本覆盖情况及数据代表性见附表 1^⑩.

2.2 其他国家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在后文家庭经济风险的国际比较中, 本研究使用美国 SCF 数据、意大利 SHIW 数据和欧洲国家 HFCS 报告分别呈现美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家庭的经济风险情况. 各国微观调查数据详细介绍见附录, 各国历年数据样本量见附表 2^⑪.

3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测度

中国家庭的日常经济活动与多种风险相伴, 科学度量中国家庭经济风险需综合考虑家庭收入、支出、资产、负债等多方面要素. 结合已有研究和 CHFS 数据可得性, 本研究从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三个维度测度中国家庭经济风险, 三个指标相互关联且各有侧重. 财务脆弱性可视为对不确定性支出的短期应对能力检测, 贫困脆弱性关注家庭长期基本生活水平的维持, 而破产风险则是家庭经济恶化的最终反映. 首先, 财务脆弱性指标综合考虑了家庭收入、流动性资产、日常消费、债务负担以及非预期支出等多维度的流量与存量指标, 主要衡量家庭是否具备在短期内应对财务冲击的能力. 其次, 贫困脆弱性指标度量了家庭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可能性, 该指标与家庭长期生活质量密切相关, 如果家庭无法维持基本消费水平, 便会陷入贫困脆弱. 最后, 破产风险指标关注家庭总资产与总负债之间的关系. 如果家庭债务负担过重, 且无法通过现有资产偿还负债, 其就存在可能发生破产的风险. 面临破产风险是家庭经济困境的极端表现.

3.1 财务脆弱性

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9, 23], 将家庭财务状况分为四种状态: 财务自由(收入 \geq 预期支出, 且流动性资产 \geq 非预期支出)、财务脆弱(收入 \geq 预期支出, 且流动性资产 $<$ 非预期支出)、过度消费但具有流动性(收入 $<$ 预期支出, 且流动性资产 \geq 非预期支出)、财务约束(收入 $<$ 预期支出, 且流动性资产 $<$ 非预期支出). 本研究将家庭收入 \geq 预期支出且流动性资产 $<$ 非预期支出的家庭定义为财务脆弱家庭,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3.2 贫困脆弱性

借鉴 Chaudhuri 等^[32]的研究, 本研究使用 VEP 方法定义贫困脆弱性, 使用世界银行的标准 3.1 美元/天/人作为贫困线标准, 使用 29% 作为脆弱线, 计算方法如下式(1)

$$\begin{aligned} VUL_{it} &= \widehat{Pr}(\ln con_{it} \leq \ln poor_t | X_{it}) \\ &= \Phi\left(\frac{\ln poor_t - X_{it} \widehat{\beta}_{FCLS}}{\sqrt{X_{it} \widehat{\rho}_{FCLS}}}\righ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VUL_{it}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的贫困脆弱性, 指未来家庭人均消费值小于贫困线的概率; con_{it} 为家庭 i 在第 t 年的人均消费水平; $poor_t$ 为贫困线, 采用世界银行标准人均消费 3.1 美元; X_{it} 表示一系列家庭和户主特征变量, 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户口性质, 以及家庭老年人数、未成年人数、总收入、总财富、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人数、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人数、拥有自有住房; $X_{it} \widehat{\beta}_{FCLS}$ 是消费期望的一致估计, 反映家庭人均预期消费; $X_{it} \widehat{\rho}_{FCLS}$ 是消费方差的一致估计, 反映家庭人均消费的波动. 当家庭发生贫困概率值高于设定脆弱线时, 定义家庭为贫困脆弱家庭,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3.3 破产风险

本研究结合我国《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债务人破产申请条件和其他国家个人破产的相关法律定义家庭破产风险. 本研究将总资产无法覆盖总债务的家庭定义为可能面临破产的家

⑩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⑪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庭,即当一个家庭当前财务状况出现资不抵债时,认为该家庭存在破产风险.本研究将总资产<总负债的家庭定义为存在破产风险,赋值为1,否则为0.

4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4.1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

4.1.1 财务脆弱性的变化趋势

图1显示,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比例在2010年—

2018年逐年上升,从2018年—2022年有所下降.然而,综合财务脆弱与财务约束家庭来看,相较于2018年,2020年财务脆弱家庭比例降低幅度与财务约束家庭比例上升幅度相近.因此,财务脆弱性的下降可能是由于部分财务脆弱家庭受新冠疫情冲击,财务状况恶化至财务约束状态.此外,中国财务自由和过度消费但具有流动性的家庭比例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2022年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数约为7709万户^⑫.相较于2020年,2022年财务脆弱家庭比例减小0.7%(约346万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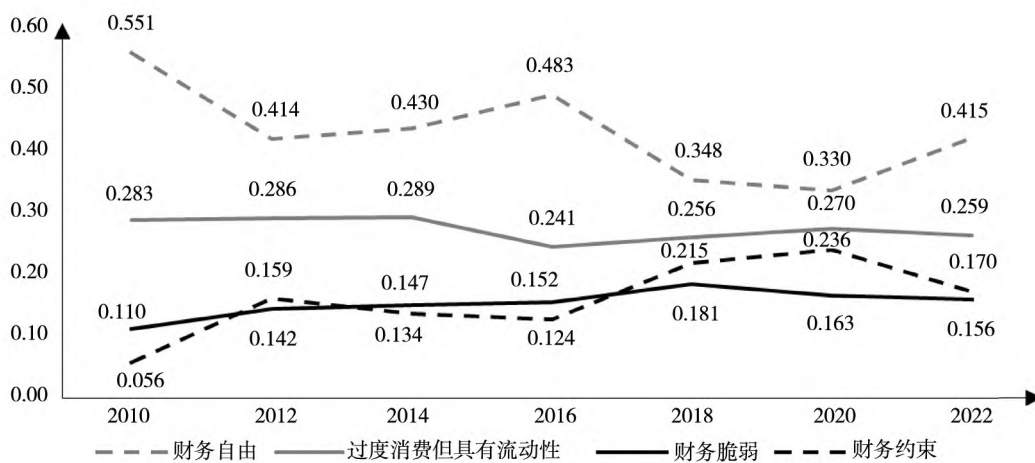


图1 2010年—2022年中国家庭财务状态变化趋势^⑬

Fig.1 Trends in financial status of Chinese households, 2010—2022

4.1.2 贫困脆弱性的变化趋势

由图2可知,2010年—2022年,中国贫困脆弱家庭比例明显下降.2022年中国仅有约1%的家庭处于贫困脆弱状态,相较2010年下降了29.5%.该现象得益于扶贫政策的实施.2020年,中国贫困脆弱家庭数约为1581万户,相较于2018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约593万户),可见受新冠疫情冲击,居民的返贫风险明显增加.在疫情后,2022年中国贫困脆弱性的家庭下降为约494万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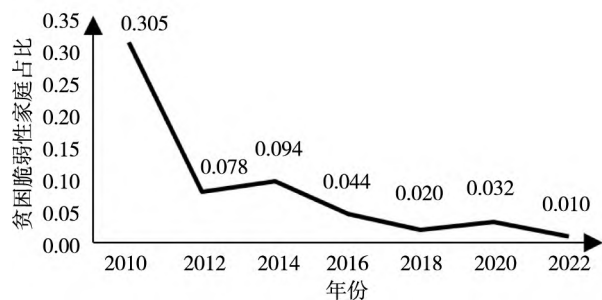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2022年中国家庭贫困脆弱性变化趋势

Fig.2 Trends in household poverty vulnerability in China, 2010—2022

4.1.3 破产风险的变化趋势

图3显示,中国存在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在2010年—2022年略有波动,总体呈增长趋势.2022年有破产风险家庭比例约为2010年的1.5倍,中国家庭面临的资不抵债问题逐渐凸显.2010年,

中国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约为1.3%,此后,该比例随时间波动上升.2020年上升至超过3%,相较于2018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达到了近年最高水平.疫情后,2022年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

⑫ 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财务脆弱家庭数量据此计算.

⑬ CHFS的调查年份为2011年—2023年,各年数据实际反映前一年的家庭财务情况,对应2010年—2022年.

下降为2%(约988万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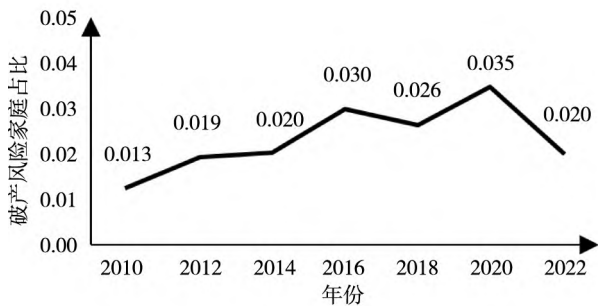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2022年中国家庭破产风险变化趋势

Fig. 3 Trends in household insolvency risk in China, 2010—2022

以上结果揭示了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变化趋势。其中,贫困脆弱性是家庭消费水平低于贫困线的概率,体现家庭基本生活水平,破产风险刻画家庭资产负债规模的相对大小,从存量视角呈现家庭债务承担能力,而财务脆弱性则是家庭收支、资产负债等多个家庭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来看,2010年—2022年,贫困脆弱家庭的比重大幅下降,体现了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稳定性的上升,以及支出风险降低。从财务脆弱和财务约束情况来看,2010年—2022年间,财务脆弱和财务约束的家庭比例波动上升,反映了中国家庭财务风险的上升。当家庭支出增加,而家庭收入水平未发生明显上升或者收入增长和流动性资产积累的速度不够,就会出现收支失衡和财务缺口扩大,财务风险增加。从破产风险的角度来看,2010年—2022年,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有所上升。这反映出有更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了恶化,面临资不抵债。总体而言,我国家庭经济风险总体呈现支出风险下降,但财务风险和破产风险却有所上升的特征。上述发现是否因家庭类型而异?下文从城乡、地域和家庭生命周期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异质性表现。

4.2 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的异质性特征

4.2.1 城乡差异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城乡经济

发展差异显著。脱贫家庭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返贫风险。2010年—2022年城市和农村家庭三项经济风险指标计算结果显示(见附表3^⑭),农村处于财务脆弱状态的家庭比例总体高于城市,但城乡差异逐渐缩小。城乡有破产风险家庭占比的趋势基本一致,城乡差异显著而稳定,农村地区有更多家庭面临破产风险。值得关注的是贫困脆弱性,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脆弱的概率从2010年的48.6%下降至2022年的1.3%,城乡差距大幅缩小,体现了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效显著。

4.2.2 南北方差异

中国南北方地区存在明显的文化和经济差异。本研究将居住于秦岭淮河以南和北的家庭分为南方和北方家庭。2010年—2022年南北方家庭三项经济风险指标计算结果显示(见附表4^⑮),财务脆弱家庭的比例在南北方之间的差距较为稳定,贫困脆弱性指标的南北方差距呈缩小趋势。总体来看,北方家庭处于财务脆弱和存在破产风险的比例高于南方家庭,而贫困脆弱的家庭比例略低于南方。2020年后南方面临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有所上升。

4.2.3 生命周期异质性

老年群体面临更高的医疗和健康风险^[9]。本研究将户主年龄在40岁及以下、41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的家庭分别归为青年、中年和老年家庭。2010年—2022年老年、中年、青年家庭三项经济风险指标计算结果显示(见附表5^⑯),老年、中年、青年家庭财务脆弱比例、贫困脆弱比例随时间而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财务脆弱和贫困脆弱的家庭比例依次为老年家庭高于中年家庭,中年家庭高于青年家庭,且老、中、青年家庭间差距随时间缩小。但存在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有所不同,中年和老年家庭存在破产风险比例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青年家庭在2016年后有破产风险的比例逐渐上升,并在2022年超过了中年家庭。总体而

⑭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⑮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⑯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言,中青年家庭破产风险高于老年家庭。

5 家庭经济风险的国际比较

5.1 美国家庭经济风险

关于财务脆弱性,本研究结合美国 SCF 数据可得性,使用与前文保持一致的度量方式。若家庭关于收支关系问题的回答为“支出等于收入”或“支出小于收入”,且家庭流动性资产小于非预期支出,本研究将其定义为财务脆弱家庭,赋值为 1,否则为 0(变量定义补充说明见附录^①)。表 1 显

示,从财务脆弱性来看,2010 年—2019 年美国财务脆弱家庭的比例在 42.4% ~ 44.3% 的范围内波动,在 2022 年有所下降。以 2022 年为例,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比例为 15.6%,低于美国。然而,从财务约束家庭比例来看,2010 年—2022 年美国财务约束家庭的比例在 8.4% ~ 12.2% 的范围内波动。以 2022 年为例,中国财务约束家庭比例为 17%,而美国为 11.3%,中国财务约束家庭比例更高。将两类家庭加总来看,2022 年中国和美国两类面临经济风险的家庭比例分别为 32.6% 和 46.2%。美国财务脆弱和财务约束的家庭比例高于中国。

表 1 2010 年—2022 年美国家庭财务脆弱和财务约束情况

Table 1 Trends in U. S.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2010—2022

变量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22 年
财务脆弱	0.439	0.443	0.424	0.425	0.349
财务约束	0.122	0.102	0.095	0.084	0.113
财务脆弱/约束	0.561	0.545	0.519	0.509	0.462
样本量	6 482	6 015	6 248	5 777	4 595

关于破产风险,与前文保持一致,本研究将总资产小于总负债的美国家庭定义为面临破产风险。同时,根据美国 SCF 问卷中关于家庭成员过往破产申请经历的问题,将曾在 3 年内经历破产的家庭赋值为 1,否则为 0,以考察家庭真实发生破产的情况。从表 2 给出的实际破产申请情况来看,美国 3 年内曾经历破产的家庭比例从 2010 年的

1.5% 下降至 2022 年的 0.7%。从未来可能面临破产的角度来看,美国资不抵债家庭的比例处于 7.6% ~ 11.5%,中国则处于 1.3% ~ 3.5%。可以发现,美国未来面临发生破产的家庭比例高于中国。然而,从变化趋势来看,中美家庭变化趋势相反,中国家庭破产风险随时间变化呈现上升态势,而美国在 2010 年—2022 年总体呈下降趋势。

表 2 2010 年—2022 年美国家庭破产风险情况

Table 2 Trends in U. S. household insolvency risk, 2010—2022

变量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22 年
资不抵债	0.111	0.115	0.110	0.104	0.076
3 年内曾申请破产	0.015	0.011	0.008	0.009	0.007
样本量	6 482	6 015	6 248	5 777	4 595

5.2 意大利家庭经济风险

关于财务脆弱性,本研究结合意大利 SHIW 数据可得性,使用与前文保持一致的度量方式。若家庭关于收支关系问题的回答为“花销小于家庭年收入且存下了钱”和“花光了全年收入没有存

下一分钱”,且家庭流动性资产小于非预期支出,本研究将其定义为财务脆弱家庭,赋值为 1,否则为 0(变量定义补充说明见附录^②)。由图 4 可知,意大利财务脆弱家庭比例在 2012 年—2020 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经历疫情冲击后,意大利财务

①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脆弱家庭比例上升至 57.9%。2010 年—2022 年，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比例处于 11%~18%，低于意大利。然而，中国和意大利家庭财务脆弱状况的变化趋势不同。在 2022 年之前，中国财务脆弱家庭比例呈上升趋势，而意大利财务脆弱家庭比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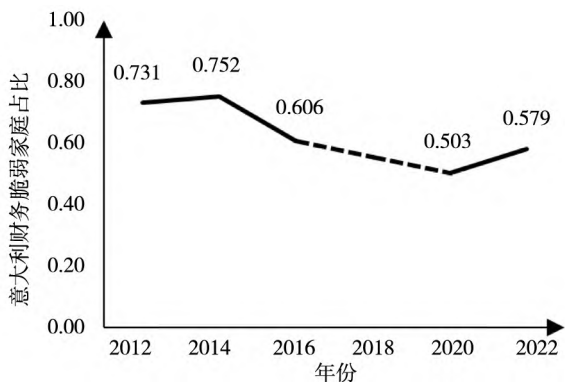


图 4 2012 年—2022 年意大利财务脆弱家庭比例^①

Fig. 4 Proportion of financially vulnerable households in Italy, 2012—2022

关于破产风险，与前文保持一致，本研究将总资产小于总负债的意大利家庭定义为存在面临破产风险，赋值为 1，否则为 0。图 5 显示，2012 年—2022 年，意大利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处于 1.4%~3.4%，该范围与中国基本相同，两国家家庭面临的破产风险情况相近。从时间维度来看，意大利面临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逐渐下降，而中国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却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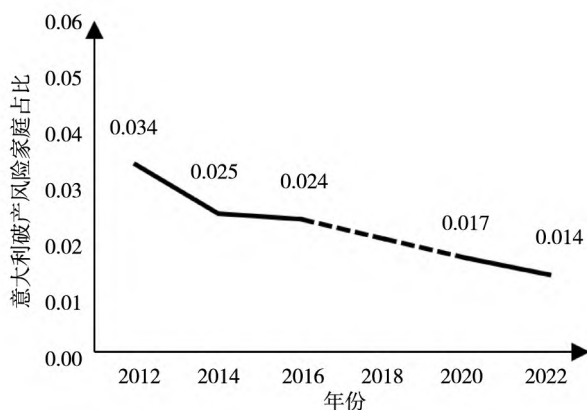


图 5 2012 年—2022 年意大利有破产风险家庭比例

Fig. 5 Proportion of Italian households at risk of insolvency, 2012—2022

5.3 其他欧洲国家家庭经济风险

欧洲 HFCS 报告给出了各国净财富为负的家庭占比情况。净财富为负的定义与前文总资产小于总负债的破产风险定义相一致。由表 3 可知，欧元区国家有破产风险家庭比例均值为 4.1%，反观中国为 3.5%，欧元区国家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总体高于中国。由表 3 可知，德国、西班牙、荷兰、芬兰等国家有破产风险家庭比例约为中国的 2 倍~3 倍，而比利时、法国、葡萄牙等国家家庭破产风险则略低于中国。从时间趋势来看，欧元区国家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由 2017 年的 4.7% 下降至 2021 年的 4.1%，而中国家庭的破产风险却随时间有所上升。

表 3 其他欧洲国家有破产风险家庭比例

Table 3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at risk of insolvency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年份	欧元区	比利时	德国	希腊	西班牙	法国	荷兰	奥地利	葡萄牙	芬兰
2017	4.7%	3.5%	7.4%	3.1%	5.8%	2.5%	9.4%	3.9%	3.1%	9.4%
2021	4.1%	2.7%	5.7%	1.1%	6.2%	2.3%	7.9%	3.3%	2.7%	10.5%

注：数据来自 2017 年和 2021 年欧洲 HFCS 报告。

6 外生事件对家庭经济风险的冲击及缓冲机制

本研究从外生事件冲击的视角切入，研究其对家庭经济风险的影响，并从社会网络、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探讨家庭抵御外

生事件冲击的路径。本部分实证分析使用 2019 年、2021 年 CHFS 数据和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在剔除缺失值、极端值后本研究共获得 52 687 个样本。

本研究在基准分析处将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破产风险全部纳入分析范围。第一，财务脆弱性。与上文财务脆弱性定义略有区别的是，此处借

^① SHIW 未在 2018 年开展调查，故无数据。

鉴李波和朱太辉^[21]的研究,本研究使用财务保证金的方式度量家庭财务脆弱性,具体计算如下

$$FM_{it}^U = FM_{it}^A + LA_{it} - UE_{it} \quad (2)$$

其中 FM_{it}^U 为家庭 i 在 t 年的财务保证金, FM_{it}^A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满足预期支出后的剩余资金, 其由家庭收入减去家庭生活成本和债务支出得到, LA_{it}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现金之和, UE_{it}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的医疗支出等不确定性支出. 本研究将 $FM_{it}^U < 0$ 的家庭定义为财务脆弱家庭,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使用该定义是因为, 在前文将家庭财务状况分为四类的定义中^[9], 存在比财务脆弱更严重的财务约束状态. 因此, 用财务状态四分类方法度量财务脆弱性难以明晰外生事件使得家庭财务状况改善还是恶化; 第二, 贫困脆弱性. 沿用上文式 (1) 中贫困脆弱性的度量方法, 此处不予赘述; 第三, 破产风险. 沿用上文对破产风险的定义, 此处不予赘述.

本研究解释变量为外生事件. 根据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中“本社区/村庄是否在过去二年内发生过突发性危机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一问题, 本研

究将社区/村庄书记回答为“是”的样本赋值为 1, 否则为 0. 借鉴已有文献^[19, 45], 本研究选取如下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水平、性别、已婚.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占比、社会养老保险占比、孩子占比、老人占比和总资产.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附表 6^②. 本部分具体计量模型如下式 (3)

$$Y_{it} = \beta_0 + \beta_1 Shock_{it} + X_{it} \beta_2 + county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Y_{it}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的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 $Shock_{it}$ 代表 i 家庭遭受冲击; X_{it} 代表家庭 i 在 t 年的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 $county_{it}$ 和 λ_t 分别代表区县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残差项.

6.1 外生事件与家庭经济风险: 基准分析

表 4 基准实证结果显示, 外生事件对家庭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和破产风险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25、0.007 和 0.010, 且分别在 1%、5%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外生事件显著提高了家庭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以及加大了家庭破产风险.

表 4 外生事件与家庭经济风险

Table 4 The impact of exogenous shocks on household economic risk

变量	(1)	(2)	(3)
	财务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	破产风险
外生事件	0.025 *** (0.008)	0.007 *** (0.001)	0.010 ** (0.004)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136	0.614	0.072
样本量	52 687	52 469	52 687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 显著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负向外生事件冲击会使得家庭产生经济损失, 加大家庭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 甚至使其再次陷入贫困, 给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来挑战. 因此, 采取合理方式缓冲和化解冲击的影响对家庭尤为重要.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 通常有两种管理方式. 一是事前管理, 即采取措施最小化外生冲击发生

的可能性. 二是事后管理, 即在负向冲击发生后将经济损失及其影响降到最低, 主要包括风险分担、风险转移、风险自留等. 由于外生事件难以在事前观测, 本研究重点围绕事后冲击的缓冲渠道展开分析. 具体地, 分别从社会网络、社会保险、金融服务、人力资本视角探究风险分担或风险转移的

②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渠道。

6.2 外生事件、缓冲机制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6.2.1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保险制度能够帮助家庭应对风险^[27]。本研究使用家庭因节假日、红白喜事而得到礼金收入高低定义社会网络大小，将礼金收入低于均值的家庭定义为低社会网络家庭，否则为高社会网络家庭。表 5 第(1)列、第(2)列结果表明，外生事件对低礼金收入家庭的财务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高礼金收

入家庭无明显影响。同时，本研究使用“村庄是否有大姓”度量家庭社会网络的大小，将处于有大姓村庄的家庭归为高社会网络组，否则为低社会网络组。表 5 第(3)列、第(4)列结果表明，外生事件对处于无大姓村庄的家庭的财务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处于有大姓村庄的家庭财务脆弱性作用效果不明显。以上结果说明，社会网络能够缓解外生冲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能够在家庭遭遇外生冲击时起到有效的风险缓冲作用。

表 5 外生事件、社会网络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Table 5 Exogenous shocks, social network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变量	(1)	(2)	(3)	(4)
	低礼金收入	高礼金收入	村庄有大姓	村庄无大姓
	财务脆弱性			
外生事件	0.029*** (0.008)	0.009 (0.017)	0.025 (0.021)	0.046*** (0.016)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136	0.162	0.111	0.136
样本量	42 765	9 922	8 852	22 371

注：因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中仅有农村地区涉及到村庄大姓信息，故第(3)列、第(4)列在农村样本中研究。

6.2.2 社会保障

我国当前社会保险普及率较高。社会养老保险为家中老人提供养老金以保障生活，社会医疗保险减小了疾病冲击造成的家庭经济风险，为降低家庭经济风险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使用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深度进行高低社会保障家庭分组。具体而言，本研究将每月社会养老保险领取金额低于样本均值的家庭归为低社会养

老保险组，否则为高社会养老保险组。相似地，本研究将社会医疗保险报销额度低于样本均值的家庭归为低社会医疗保险组，否则为高社会医疗保险组。表 6 结果显示，外生事件对低社会养老保险和低社会医疗保险组家庭的财务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高社会养老保险和高社会医疗保险组家庭的财务脆弱性作用不明显。这表明社会保障切实增厚了家庭抵御与化解风险的缓冲垫。

表 6 外生事件、社会保障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Table 6 Exogenous shocks, social security,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变量	(1)	(2)	(3)	(4)
	低社会养老保险	高社会养老保险	低社会医疗保险	高社会医疗保险
	财务脆弱性			
外生事件	0.027*** (0.009)	0.001 (0.014)	0.031*** (0.009)	0.004 (0.017)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122	0.076	0.125	0.222
样本量	39 461	13 226	42 351	10 336

6.2.3 金融服务

本研究聚焦银行信贷和商业保险两种金融服务。信贷服务既能帮助家庭扩大生产以提高经营收入,也能在家庭遭受外部冲击时提供资金支持,避免其陷入经济困境。商业保险能帮助家庭转移风险,并通过赔付机制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从而缓解财务压力^[9]。本研究将因“农业生产经营、工商业经营、买房、买车、医疗、教育”等原因从银行借入资金的家庭归为有银行贷款服务家庭,并进行分组回归。表7第(1)列、第(2)列结果表明相

较于有银行借贷家庭而言,外生事件对无银行借贷家庭的财务脆弱性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可见,银行借贷能够缓冲外生事件对家庭财务状况的冲击。同时,本研究将有成员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归为有商业保险组,否则为无商业保险组,同样进行分组回归。表7第(3)列、第(4)列结果表明,不同于有商业保险家庭,外生事件显著增加了无商业保险家庭的财务脆弱性。由此可知,商业保险作为转移风险的金融工具,能有效缓冲外生冲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不利影响。

表7 外生事件、金融服务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Table 7 Exogenous shock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变量	(1)	(2)	(3)	(4)
	无银行借贷	有银行借贷	无商业保险	有商业保险
	财务脆弱性			
外生事件	0.022 *** (0.008)	0.025 (0.022)	0.024 *** (0.008)	0.027 (0.018)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140	0.194	0.133	0.102
样本量	45 098	7 589	43 333	9 354

6.2.4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提高居民内生动力的关键。高受教育水平家庭通常具备更高的金融素养和技能以应对风险冲击,良好的身体状况能够保障稳定就业和持续创收,降低健康风险对家庭经济的负面影响。在表8第(1)列和第(2)列中,本研究将户主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家庭归为高受教育水平家庭,否则为低受教育水平家庭,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外生事件对低受教育水平家庭的财

务脆弱性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高受教育水平家庭无明显影响。在第(3)列和第(4)列中,本研究将户主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为“非常好”和“好”的家庭归为高健康水平家庭,否则为低健康水平家庭。估计结果显示,外生事件对低健康水平家庭的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但对高健康水平家庭无明显影响。以上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能够缓冲外生冲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不利影响。

表8 外生事件、人力资本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Table 8 Exogenous shocks, human capital,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变量	(1)	(2)	(3)	(4)
	低受教育水平	高受教育水平	低健康水平	高健康水平
	财务脆弱性			
外生事件	0.022 ** (0.009)	0.021 (0.013)	0.025 ** (0.012)	0.021 (0.014)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拟合优度	0.110	0.119	0.142	0.124
样本量	35 048	17 639	31 248	21 439

7 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2011年—2023年CHFS数据和其他国家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家庭经济风险。研究发现,首先,近年中国贫困脆弱家庭比例明显下降,但处于财务脆弱和面临破产风险家庭比例却有所上升,且家庭经济风险在农村家庭、北方家庭以及老年家庭中更为突出。其次,美国和意大利财务脆弱家庭比例高于中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有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高于中国,意大利与中国相当。外国家庭经济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处于财务脆弱和面临破产风险的家庭比例却有所上升。最后,外生冲击显著增加了家庭经济风险,而社会网络、社会保障、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本能够缓解外生冲击对家庭经济的负面影响,有效发挥风险缓冲作用。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保障水平。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并适度提高保障标准。同时,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增加试点,缓解家庭的养老与医疗等支出压力。此外,地方政府需完善低保制度,适度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缩小标准的城乡差距,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风险缓

冲作用。

第二,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为易受冲击的弱势群体放宽信贷门槛,提供利率优惠,提高信贷覆盖率。同时,可建立家庭财务与信用信息数据库,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帮助金融机构精准掌握家庭还贷能力与信贷需求,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信贷配给。此外,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鼓励保险公司降低弱势群体的参保费率,适当放宽投保年龄与健康限制,帮助家庭利用保险工具管理风险。

第三,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增强家庭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引进优质师资,优化教育环境。同时,需协调教育资源在区域与群体间分配不均的问题,保障教育机会公平。在欠发达地区强化特岗教师政策,改善农村学校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条件,最大限度缩小教育质量的区域与城乡差距,助力家庭经济实现稳健发展。

第四,构建家庭经济风险非正式安全网,发挥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定期组织村庄/社区活动,普及风险管理知识,促进家庭间信息共享,提高家庭风险防控意识。同时,地方政府应支持村庄/社区搭建互助平台,增强社会网络内部成员的联系与信任,使成员在遭受风险冲击时能相互提供资金与人力支持,增强家庭风险抵御能力。

参考文献:

- [1]何兴强,史卫,周开国. 背景风险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 经济研究,2009,44(12):119-130.
He Xingqiang, Shi Wei, Zhou Kaiguo. Background risk and 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risky financial asset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4(12): 119-130. (in Chinese)
- [2]Meng X. Unemployment,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3): 465-485.
- [3]尹志超,仇化,沙叶舟. 互联网金融与收入波动:来自中国家庭的证据[J]. 管理科学学报,2022,25(9):66-89.
Yin Zhichao, Qiu Hua, Sha Yezhou. Internet finance and income risk: Evidence from households in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2, 25(9): 66-89. (in Chinese)
- [4]张中祥,胡雅慧.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过度负债?——基于主客观双重视角的微观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24,24(2):643-660.
Zhang Zhongxiang, Hu Yahui. How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ffect households' over indebtedness? Micro evidence

- based o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4, 24(2): 643–660. (in Chinese)
- [5] Yin Z, Yan Y, Chen X, et al. Earthquake and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J]. *Energy Economics*, 2022, 111: 106061.
- [6] 贾鹏飞, 范从来, 褚剑. 过度借贷的负外部性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设计 [J]. *经济研究*, 2021, 56(3): 32–47.
Jia Pengfei, Fan Conglai, Chu Jian.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over-borrowing and optimal macroprudential policy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1, 56(3): 32–47. (in Chinese)
- [7] 易行健, 陈俊, 周聪, 等. 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 CHFS 数据的经验证据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3, 26(10): 76–94.
Yi Xingjian, Chen Jun, Zhou Cong, et al. Income risk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on risky financial assets: Evidence from CHFS dat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3, 26(10): 76–94. (in Chinese)
- [8] Boar C. Dynastic precautionary saving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1, 88(6): 2735–2765.
- [9] 岳崑, 王雄, 张强. 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10): 175–192.
Yue Wei, Wang Xiong, Zhang Qiang. Health risk, medical insurance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1, (10): 175–192. (in Chinese)
- [10] 吴卫星, 沈涛, 李鲲鹏, 等. 健康、异质性家庭投资者与资产配置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0, 23(1): 1–14.
Wu Weixing, Shen Tao, Li Kunpeng, et al. Healthy, heterogeneous family investors and asset alloca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0, 23(1): 1–14. (in Chinese)
- [11] Bressan S, Pace N, Pelizzon L. Health status and portfolio choice: Is their relationship economically relevan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14, 32: 109–122.
- [12] Islam A, Maitra P. Health shocks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in rural households: Does microcredit have a role to pla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232–243.
- [13] Heaton J, Lucas D. Portfolio choice and asset prices: The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ial risk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3): 1163–1198.
- [14] Lusardi A, Daniel J S, Tufano P. Financially fragile household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1, 1: 83–134.
- [15] Lusardi A, Tufano P. Debt literacy, financial experiences, and overindebtedness [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14(4): 332–368.
- [16] Jan S, Laba T L, Essue B M, et al. Action to address the household economic burden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J]. *Lancet*, 2018, 391(10134): 2047–2058.
- [17] Chetty R, Friedman J, Hendren N, et al.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ovid-19: Evidence from a new public database built using private sector data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3, 139(2): 829–889.
- [18] Alekseev G, Amer S, Gopal M, et al. The effects of Covid-19 on U. S. small businesses: Evidence from owners, managers, and employee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23, 69(1): 7–24.
- [19] 周利, 王聪, 易行健. 外部冲击、债务杠杆与城镇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5, 28(5): 140–155.
Zhou Li, Wang Cong, Yi Xingjian. External shocks, leverage and urban household economic vulnerabilit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5, 28(5): 140–155. (in Chinese)
- [20] Johansson M W, Persson M. Swedish households' indebtedness and ability to pay: A household level study [R]. *IFC Bulletins*, 2007.
- [21] 李波, 朱太辉. 债务杠杆、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4 的实证分析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0, (7): 25–34.
Li Bo, Zhu Taihui. Debt leverag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fragi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CFPS 2014 data [J].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20, (7): 25–34. (in Chinese)
- [22] Jappelli T, Pagano M, Maggio M. Households' indebtednes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Manage-*

- ment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2013 ,1(1) : 23 - 46.
- [23] Brunetti M , Giarda E , Torricelli C. Financial fragility across Europe: Is it the household or the country that matter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5 ,176: 799 - 850.
- [24] Ali L , Khan M K N , Ahmad H. Education of the head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a household's survey data in Pakistan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0 ,147(2) : 439 - 463.
- [25] Noerhidajati S , Purwoko A B , Werdaningtyas H , et al.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 Indonesia: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J]. Economic Modelling ,2021 ,96: 433 - 444.
- [26] 尹志超,张安.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J]. 财贸经济,2025,46(1): 81 - 98.
Yin Zhichao , Zhang An. Labor mobility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 2025 ,46(1) : 81 - 98. (in Chinese)
- [27] 姚健,臧旭恒,周博文. 社会网络与中国家庭金融脆弱性[J]. 金融研究,2024,(4): 151 - 168.
Yao Jian , Zang Xuheng , Zhou Bowen. Social networks and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24 ,(4) : 151 - 168. (in Chinese)
- [28] 尹志超,李艺菲.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J]. 财经科学,2024,(6): 130 - 148.
Yin Zhichao , Li Yifei. The influence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on family financial fragility [J]. Finance & Economics ,2024 ,(6) : 130 - 148. (in Chinese)
- [29] Kim K T , Xiao J J , Porto N. Financial inclusion ,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2024 ,42(3) : 414 - 436.
- [30] Dercon S , Krishnan P. Vulnerability , seasonality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36(6) : 25 - 53.
- [31] Ligon E , Schechter L.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J]. Economic Journal ,2003 ,113(486) : 95 - 102.
- [32] Chaudhuri S , Jalan J ,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R].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 [33] Jha R , Dang T , Tashrifov Y.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in Tajikistan [J].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 2010 ,43(2) : 95 - 112.
- [34] Brouwer R , Akter S , Brander L , et al. 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risk: A case study of climate change and flooding in Bangladesh [J]. Risk Analysis ,2007 ,27(2) : 313 - 326.
- [35] 刘子宁,郑伟,贾若,等. 医疗保险、健康异质性与精准脱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19,(5): 56 - 75.
Liu Zining , Zheng Wei , Jia Ruo , et al. Health insurance , health heterogeneity , and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A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pproach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9 ,(5) : 56 - 75. (in Chinese)
- [36] 单德朋. 金融素养与城市贫困[J]. 中国工业经济,2019,(4): 136 - 154.
Shan Depeng. Financial literacy and urban poverty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9 ,(4) : 136 - 154. (in Chinese)
- [37] 张栋浩,尹志超.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J]. 中国农村经济,2018,(4): 54 - 73.
Zhang Donghao , Yin Zhichao. Financial inclusion , risk coping and rural household poverty vulnerability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8 ,(4) : 54 - 73. (in Chinese)
- [38] Himmelstein D U , Warren E , Thorne D , et al. Illness and injury as contributors to bankruptcy [J]. Health Affairs ,2005 ,24(2) : 563 - 573.
- [39] Fay S , Hurst E , White M J. The household bankruptcy decis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3) : 706 - 718.
- [40] Agarwal S , He J , Sing T F , et al. Gender gap in personal bankruptcy risk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J]. Review of Finance ,2018 ,22(2) : 813 - 847.
- [41] Livshits I , Mac Gee J C , Tertilt M.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redit and the rise in consumer bankruptci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6 ,83(4) : 1673 - 1710.

[42]Gross T ,Notowidigdo M J. 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consumer bankruptcy decision: Evidence from expansions of Medicaid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 - 8) : 767 - 778.

[43]Bricker J ,Thompson J. Does education loan debt influence household financial distress? An assessment using the 2007 - 2009 SCF Panel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16 ,34(4) : 660 - 677.

[44]甘 犁,尹志超,贾 男,等.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3 ,(4) : 1 - 14.

Gan Li ,Yin Zhichao ,Jia Nan , et al. Assets and residential demand of Chinese household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3 ,(4) : 1 - 14. (in Chinese)

[45]周先波,代 川,潘哲文,等.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 CHFS 微观数据的 Tobit 实证分析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3 ,26(1) : 116 - 141.

Zhou Xianbo ,Dai Chuan ,Pan Zhewen , et al. Household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future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asset allocation decision: Evidence from Tobit analysis based on CHFS micro dat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3 ,26(1) : 116 - 141. (in Chinese)

Household economic risk in China: Measurement ,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 and risk mitigation

YIN Zhi-chao¹ , LIU Jia-yi¹ , WU Zi-shuo^{2,3*}

1. School of Finance ,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 Beijing 100070 ,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anchang 330013 , China;

3. Intelligent Finance Innovation Lab ,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anchang 330013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his study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 trends , and group heterogeneity of household economic risks along three dimensions: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 poverty vulnerability , and insolvency ri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experiencing poverty vulnerability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 the share of households fac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d insolvency risk has risen. Moreover , rural households , northern households , and elderly households are exposed to higher economic risks. Applying micro-survey data from other countries , this paper finds that while China's household economic risks are not particularly high in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 their increasing trend over time calls for attention. Furthermore , this study empirically reveals that exogenous shock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 poverty vulnerability , and insolvency risk , while social networks , social security , financial services , and human capital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lleviating the economic risks. Our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mitigating household economic risks and promoting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ousehold economies.

Key words: household economic risk;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poverty vulnerability; insolvency risk; risk mitigation